小銀盒子

回想起來，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，當時我才從大學畢業，有人來找我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當時教宗的貼身侍衛，教宗當然有貼身侍衛，而這些人是怎麼產生的？我從前一無所知，我從來沒有在報上看到這種找人的廣告，現在我知道了，教廷從不讓人申請，而是他們主動去找來的。我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，叔叔伯伯哥哥中都有人做了神父，我的一個妹妹做了修女，我的天主教信仰也算不錯的，大學成績很好，體育也很好，因此就有人來找我了。

我一開始老大不願意，我認為這種工作高中畢業就可以去做了，我學的是生物，做這種事豈不奇怪？可是我知道教宗非常有智慧，而且也常常到外國去訪問，我為了滿足好奇心，就答應了。反正這是個四年的契約，我猜我做完四年以後就不會再做了。

一開始，我當然有些緊張，教宗會忽然被一大批群眾包圍，雖然我受了好多的訓練，我根本弄不清楚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。我知道，要想刺殺教宗，最簡單的辦法是穿上神父的衣服，如果打扮成主教就更容易。教宗是個慈祥的人，他一直告訴我們不要緊張，如果有人刺殺了他，也絕不能用槍將對方殺死，只要使他不能再行兇就可以了。他們也都有禁令：絕對不可以先發制人。

有一天，教宗請我們所有侍衛吃晚飯，他說他對於這種保護實在感到很無奈，他又說他絕不會對刺殺他的人有任何怨恨，因為刺殺他的人，也是送他進天堂的人，他也絕對原諒任何這種人。教宗在飯桌上沒有任何訓話，反而和我們閒話家常，對我們每位侍衛的家人都很關心。我們事後都說教宗不是只關心我們靈魂的人，他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，顯然可以體會得到。舉例來說，他就很關心我們有沒有女朋友。

教宗每次出去，都要驚動義大利的警方，有時還要封鎖交通，警車開道是經常的事，對於這些擾民的事，教宗深感不安。他還有一個習慣，喜歡去訪問小教堂，可是每次訪問，都變成了大事，不僅大批警察出動，主教也一定會出來迎接。最後，教宗和大家取得一個協議，如果他去小教堂做彌撒，主教不必迎接，也不要任何一位主教陪同，義大利警察不必保護，也就是說，我們變成了唯一保護教宗的人。

一開始，教宗出訪，仍有兩部車一起去，到後來，只有一部車了。我們的一位侍衛擔任司機，教宗和我們兩位侍衛共乘一部車，雖然義大利警方不再隨行，但是他們仍在重要的地方等我們的車子通過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們的車子沒有準時通過，很多人就會知道了。

雖然教宗本人對於安全保護越來越不在乎，我本人卻越來越擔心，因為當時巴勒斯坦問題非常嚴重，恐怖分子的活動也越來越猖獗，我常想，如果恐怖分子綁架教宗，一定會成為世界眾所矚目的大新聞。

有一天，我們又要到羅馬北部的一個小鄉村去，這種地方，過去的教宗是從來不會去的，可是教宗堅持要去，他好像非常喜歡到那些很荒涼的地方去，一來是因為他認為當地純樸的農民也有權利看到教宗，二來他好像很喜歡看荒涼的鄉下景色，尤其是夕陽西下的景色。

當天，輪到我保護教宗，在路上，教宗除了不時小睡片刻以外，就和我們聊天，他對巴勒斯坦問題提出了很多非常特殊的想法，對我而言，這些見解使我茅塞頓開。

大約晚上五點半左右，天色已經昏暗，我們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個路障，司機只好被迫將車子停了下來，我一看，前後左右沒有一幢房子，也沒有一部車子，全是樹林，馬上就感到不妙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個蒙面的人拿著衝鋒槍從附近的樹叢中走了出來，我們正準備拔槍，教宗卻叫我們不要動，他開了車門走了出去。

我們坐在車裡，看到教宗和這兩個恐怖分子講話，當然我們聽不見。不久，教宗回來了，他告訴我們，我們必須每一個人都睡一下，他說這兩個傢伙會給我們一種安眠藥吃，他向我們保證我們一定會醒過來的，我們當然相信他的話，但他的安危呢？教宗知道我們的憂慮，他一再安慰我們，一切都會有美好結局的，至於什麼是美好的結局，他沒有講，我們也不懂。

我們是晚上六點鐘吃下安眠藥的，一位蒙面的人拿了一罐藥，我們每人一顆，我記得我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六時，我睡去的地方，是在鄉下，醒來的地方卻是梵諦岡，一大堆的人在等我們清醒過來，義大利的警方也在場。

事後我才知道，我們的車子沒有按時經過一個義大利警方佈置的崗哨，他們立刻動員了一些警察去找。當時天色已經全暗，要找部汽車也不容易，大概在晚上八點鐘，我們的車在一條非常偏僻小路旁的樹林裡被找到了。我們三個活寶在車子裡呼呼大睡，教宗已經不見了。

梵諦岡在晚上八點半得知教宗失蹤的消息，教廷的發言人在羅馬晚上九點，向全世界宣佈教宗失蹤了，也請全世界的人為教宗祈禱。可是教廷的發言人也透露了一個消息，他說教宗曾經留下一份文件，這份文件中很清楚地說，萬一他被綁架，教廷絕對不要和綁架他的人有任何接觸，也絕對不能因為顧慮他的安全而和任何人妥協。教宗還有一個請求，萬一他因為綁架而去世，他要求全世界的各國政府絕對不要追查是誰幹的，他身為教宗，任務就是使世界更加友愛，更加和平，他只希望大家為他的靈魂祈禱，而不要關心他的安危，他絕對不希望他的安危造成世界的不安。

在教廷宣佈教宗失蹤的消息以前，英國廣播公司搶先播報了這個新聞，他們推測綁架教宗團體是巴勒斯坦人，他們一定會要求以色列和美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讓步，否則就會殺害教宗。但教廷的宣佈卻使綁架的人無法得逞，果真沒有任何人向任何國家的政府提出要求，也沒有任何人承認是他們綁架教宗的。

我們三個人醒來以後，將我們所看到的據實以告，大概在清晨六點半，教廷接到了報告，有人找到了教宗。

有一位義大利的農人，早上去牛廄裡去擠牛奶，發現教宗躺在草堆上，身上蓋了被，身旁有牛羊陪伴，好像安詳地睡著了，可是農人發現他已沒有呼吸，義大利的警方得到農人電話以後，立刻趕到了現場。不久一架直升機將教宗的遺體運回了梵諦岡。在梵諦岡，教宗的御醫和義大利最有權威的法醫都來了，大家的一致結論是教宗死於心臟病爆發，沒有任何他殺的跡象，教宗心臟不好，是眾所皆知的事，他死於心臟病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

教廷的主教們叫我們幾位侍衛進去，請我們檢查一下教宗身上有沒有任何東西不見了，教宗胸前的十字架仍然在，手指上的權戒也在，可是我發現有一件東西不見了，其他侍衛沒有發現這件事，我也沒有講，我當時有一個奇怪的想法，教宗是個思慮非常細膩的人，他的那個東西不見了，一定有原因的。

我們都參加了教宗的葬禮，葬禮中對他為何死亡，沒有一個人提及，主禮的樞機主教一再強調的是教宗熱愛和平，紀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致力於世人的和平相處。教宗就這樣離開了人世，誰都知道他是被綁架的，但是誰也不提究竟是什麼人做了這件事。

我呢？我離開了梵諦岡，回到大學去念研究所，拿到了博士學位，開始我的病理學教授的生涯。可是我一直懷念教宗，對我而言，他是個慈祥的老人，他關心所有的人，也就是他鼓勵我念博士學位的，我也常常去他的墳前去獻花。

三十年過去了，有一天，我在看電視新聞，新聞中報導二位巴勒斯坦人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，其中一位是醫生，另一位是商人，他們得獎是因為他們一直在為巴勒斯坦的和平而努力。在記者招待會中那位醫生比較健談，他說三十年前，他們兩人都才從大學畢業，他們發現巴勒斯坦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在於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窮太多了，在如此貧富不均的情況之下，巴勒斯坦人永遠有一股不平之氣，只要這股怨恨之情存在，巴勒斯坦就不會有和平。所以他們兩人都努力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經濟狀況，也設法讓世人瞭解貧困常是紛爭的來由。在他們三十年來的努力之下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準已經和以色列人相差不遠，這個地區的平靜也就跟著來了。

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事，我覺得這位醫生的觀點我曾經聽到過，我知道他在黎巴嫩那一家醫院工作，我拿起筆來，寫了一封信給他，信中只有一句話，「小銀盒子是不是仍在你們那裡？」然後我註明我是當年教宗的侍衛，我的電話及通信地址。

果真，電話來了，醫生邀請我去看他。我們握手以後，他將小銀盒子交給了我。

教宗有心臟病，每天必須吃一種心臟病的藥，而我就負責將藥丸帶著，我有時會比教宗早睡，體貼的教宗因此找到了一個小銀盒子，我負責將藥丸放進去，教宗會將小銀盒子隨身帶著。教宗死後，我當時就發現小銀盒子不翼而飛。

醫生告訴我，當他們綁架了教宗，教宗就立刻叫出了他們的名字，他說他們的組織早已被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人員滲透了。教宗和他的親信事先知道有兩位年輕人要來綁架他，他因此立刻通知以色列和美國政府，叫他們不僅當時不要作出反應，以後也不可以有任何反應，天主教會則是絕對只談愛，而不會使世界再增加絲毫仇恨的。教宗也告訴他們，他們的組織一旦發現無利可圖，就不會出面承認這件事的。問題是這兩個小子如何回去交代呢？

教宗提出了一個解套的方法，他只要一天不吃一顆心臟病的藥，就一定會死去，他拿出裝藥的小盒子，給了他們，叫他們丟掉，他今晚就會因為心臟病而去世，他們兩個人卻不是兇手，而且他又保證警方不會追查這件事的，因為這是他的願望。巴勒斯坦人一定以為教宗是自然死亡的。

可是，在臨死以前，教宗給他們講了一番大道理，他說巴勒斯坦的問題，在於巴勒斯坦人的經濟完全依賴以色列，以色列人有錢，巴勒斯坦人成為服侍以色列人的工人，因此他給他們一個命令，叫他們趕快離開，然後從此以後要致力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改善。

醫生和他的朋友少有開口的機會，他們一切都聽教宗的指示去做，他們本來就準備了一床厚厚的毯子，現在可以派上用場，教宗對於睡在稻草上感到很滿意，他們臨走以前，教宗給他們祝福，醫生忽然問他，「萬一我們不照你的意思做，你不是白死了嗎？」教宗的回答非常簡短，他說：「很少人不聽我的命令的。」

醫生沒有丟掉小銀盒子，他相信教宗的話，警方不會追查這件事的，他也知道以色列和美國政府不會暗殺他，但是他們都留有遺囑，萬一他們被人暗殺，遺囑會公佈事情的始末。

醫生當然要問我一個問題，「你怎麼知道是我做的？」

我告訴他，當我拿到安眠藥膠囊的時候，膠囊外面有一個紙包，我拚老命記住藥名和廠牌，我事後發現這種藥只有醫生處方才會有，而且是中東地區的產品，當時那位蒙面的恐怖分子有一大罐，所以他一定是個中東地區的醫生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在記者會中的談話，正是教宗當天在汽車中和我們談的，我因此猜你們一定是又聽了教宗老人家的臨終訓話。

醫生將小銀盒子給了我，我接受了，他並沒有要求我保守祕密，因為他知道我會如此做的，他也好像不太在乎，因為教宗曾經謝謝他們，說是他們將他送入了天堂。

我仍然保有這個小銀盒子，我會叮囑我的子孫，當我們這些當事人都去世以後，將小銀盒子送回給教廷，讓梵諦岡博物館保留它吧！這個小銀盒子離開了它的主人，卻帶來了中東的和平。

今早我又拿出了小銀盒子，我發現盒子底部有一句拉丁文的話，「惟有經過死亡，才能進入永生」。教宗顯然是一直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。